

众水之神 ——广济寺之一

□公子兮

某日，我去寻一座别人口中听来的寺庙。寺庙在仙岩山上，山在杨溪水库边，用生动无比的永康方言说，是在杨溪水库的尾巴尖上。2016年已经所剩无几，我沿着这一年的尾巴，去找寻另一个尾巴。沿途穿过的是冬天的村庄和田野，地里只有萝卜不怕冷地露着白白的身子，萝卜叶子也是没心没肺绿着。途中误入一片湿地，看见白鹭飞，看见茭白狭长的叶片顺着风向倒伏于地。出湿地后再沿路前行即是古竹村，一片明亮的水域忽地铺展开来，水面宽阔平稳，我却心中茫然，不知该左该右。停车问路，老者遥指对岸，过桥，往右，寺在半山，若隐若现。问寺名，老者答广济寺。

哦，原来我们饮水的源头，端坐着一座广济寺。我想起那一年在青海，想要去寻澜沧江的源头，那是一个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高原山包，细细地渗着清亮的水，水源旁边，建着一座红色寺庙。我一直在想，那是一个怎样的圣地。亘古荒原，一条大河细弱的源头，立着孤独的寺庙，寺庙的神灵安静地护佑着水源的洁净和永恒，护佑着一条大江在远方的滔滔滚滚和最终的东流到海。澜沧江应该是一条流经庙宇最多的河流。它始于一座寺庙，它的流水因此一路带着神性的光芒与启示。我最终没能去到那个有着高山草甸植被的山包，没能在那座红色寺庙的神像前跪下来，将额头紧贴冰凉的地面。我只在后来断断续续沿着澜沧江走了青海的某一段，云南的某一段，及至它下游湄公河的某一段。

我没有想到，在永康也有一座这样的寺庙护佑着我们饮水的源头。永康的自来水来自杨溪水库，水库被群山环绕，仿佛绿色屏障，阻挡了污染和尘埃。山中寺庙，诸神端坐，当我沿着蔓延苔痕的石板上山，一种冬日宁静的气息，弥漫的，淡白的，在我周围缭绕。我走得很慢，落步也极轻，仿佛台阶伸向的是虚空，仿佛我一直走下去，就可以回到洪荒世界，回到善，回到敬畏神灵的人之初。就像一把刀剑返回沉默的铁，铁返回石头，石头返回山脉。如果我返回，应该是一只猴子。如果果实返回，是我喜欢看见的花朵悬挂在枝头。如果流水返回呢？一定是生命的初始，是洁净与透彻，是寺中观音菩萨瓶中酒向人间的甘露。

我来到的正是一个流水返回的地方，那不只是我们饮水的地方，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我来得有些迟了，山已是山的形状，水已是水的样子。万物的名字已经确定下来，人们叫它仙岩，叫它灵山湖，叫它广济寺，寺下石头磊磊，叫它万年墩。山崖一线流水细细地落下，叫它仙岩飞瀑。明嘉靖十一年，一个叫卢勋的少年曾经在寺中读书，后中进士。他在石壁上题下的诗已风化了无痕迹，如墨蝶纷纷飞走。2016年12月24日上午9点多，我踏入寺门，仰头看见诸神端坐莲花台，我合掌跪下去，心甘情愿地跪下去。我跪的不仅仅是诸神，还有天地之灵，水之源，人类生命洁净的源头和初始。

广济寺仿佛是我今生追求的某个传说。就像我最终会回到远方的丛林，或者回到故乡温暖的伊犁河谷。我不知道庙里的诸神在这天然的石窟中打坐了多久，它们远离喧哗和人间烟火，神态安详而慈悲。山石依旧是混沌未分的状态。一棵紧挨岩石的松树因地势更接近天空和梦想，它的枝如手掌无限地伸展出去，

白云飞过，鹤飞过，神仙飞过，它想抓住就可以抓住。我知道植物有植物的生长法则，但我无法知道一棵生长在棺材边的树木与一棵生长在佛像旁的树木有何区别。前者也许更墨绿，更心痛？而后者一定更慈悲，更从容，不悲不喜，不易被风吹动。那棵叶片橘红如鹅掌的树木，我伸出手掌轻轻叩击，它便发出震颤的琴音。我确定这棵树木里长着一张琴，弹高山，也弹仙岩的流水。轰响的部分是瀑布，落下去刚好打湿寺庙的灰瓦。寺中有供佛的香花和水果，有勤拂拭的供桌一尘不染。还有空置的茶桌，烧柴的土灶，简陋的僧舍里有两张木床，想来应该有两个和尚，但寺中却不见和尚的影子。一处阳光照到的坡上，晒着青灰的袈裟。葳蕤的草木中听见砍柴的空空声。

我曾在夜晚去过一座叫龙鸣寺的庙宇。夜深了，寺门已经关闭，我沿着寺庙的围墙走，想象自己可以鹤一样飞进去，或者像崂山道士穿墙而过。我的手放在一扇小门上时并不抱幻想能推开它，但我还是推了一下，小门神奇地开了，我踏进寺门脚刚落地，钟声轰然响起，回荡在宇宙天地。那一瞬，我凝在空中，忘记了飞翔和落地。我确信这一扇小门是佛为我打开的，而不是哪个粗心的小和尚忘记了锁门。有些人把这些当做迷信，而我把它当做天意。我愿意相信这是我和一座寺的缘分。正如我来到广济寺，定有什么暗暗地引领着我，召唤着我。我听见空空的砍柴声，有点像空灵的木鱼声，穿越了前世和今生。我看不见他在哪里。我喊一声，他听不见。我站上一个树墩，再喊，他还是听不见。空空的砍柴声在山谷回荡，我想起那晚龙鸣寺的钟声，突然有了落泪的感觉。我就是一个这样痴迷的人。我独自来到这里，四周充满明亮而寒冷的空气，风从树林的上空吹过，但即使整个世界的风也不能带我离开这里了。我已将生活忘记，我已将命运忘记。我任性地要喊出那个人来。但我不敢喊得太大声，此处神灵无处不在，它们看着我，让我心生敬畏。我不敢踩伤一棵小草，它在山中生长了百年，或许更久，已经成精，有了灵性。如果我给它浇一点水，想它下一世也许会用一生的眼泪还我。但我不要那样的悲伤，所以我从来不给任何一株草浇水。我甚至不敢随意挪动一块石头，我怀疑它们如青埂峰下的那块石头，看着质蠢，实已通灵。而那些岩缝里，一定住着许多小兽，毛茸茸的，有尾巴，有狭长的眼睛，也有冬眠的蛇，柔软地盘成一团。我怕吵醒它们。太阳一点一点地斜过去，那是山谷里最后的一点金黄。

我决意再喊最后一声，他若听不见，我就下山，返回我的人间，继续苦恼，继续纠结，继续不知所往。不管怎样，我在此地看见了饮水的源头，看见了福祉，看见了寺，我应该心生欢喜而不是悲伤。高大树木上纸一样的叶片旋转着飘落，我听见了世界飘零的声音。一只不知名的鸟在树上叫了一声，我也叫了一声，树丛里伸出了他的身影，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天上掉下来的，好像我是跟悬崖上的流水一起落下来的，好像我是和松鼠一起从树洞里钻出来的。而他在高处，我须仰头才见。阳光打在他青色的袈裟上，看上去像佛光。紧接着整个世界都明亮起来，温暖起来，柔软起来。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同题诗

细草间

□颜梅玖

它们长在校园的紫薇树下
寂静，高挑，恣肆
被割草机忽略了整整一个夏天
每天我都会路过那里
我和这样的草曾一起生活过许多年
那时候我躺在草丛里
像父亲一样
做了很多关于人生的美梦
现在我的梦和它们一样枯黄了
暮色中，我听见风悄悄走过它们
巨大的蚱蜢仍在草丛中蹦达
如果你们愿意相信——
此时，一个肤色健康，头发灰白的人
正弯着腰，站在我的面前
他拿着二十世纪的画笔
他是安德鲁·怀斯
他在画这些草，还有
我们去世多年的父亲

细草间

□苏浅

霜降之后，月亮更白了。更冷。
冷，也有一个怀抱。
它在夜晚散漫，
在早晨借着一簇簇冰花成为
有形之物。这细草间的晶莹
只向着天边消失——

十月的最后几天，不时传来寒流来袭的消息。
冷风吹过一夜，枯草在晨光中显露逆境之美。
当我瑟缩着走进它们，
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突然涌来。
自然所馈赠于此时的，正是这种带着寒意的
活着的滋味 越往低处
越接近自我，接近草在泥土中的自在。

细草间

□陈星光

四年了，父亲，你头上的草
还光秃秃的。围拢着你的
九棵大树，有几棵竟然枯了，
你我都无能为力。

通向田野的小径已没膝。
你的果园密不透风。一年四季
我们采摘桃李、杏珠、柿子和板栗。
我至今记得你从长满了草的小池塘
抱回两条七八斤重的大青鱼。

每次你来梦里，我都想哭。
对你关心太少。两个男人，
仿佛沉默是彼此的礼物。

长久没有你的消息。
母亲安好，住在你俩辛苦建造的乡居，
养花种菜，想必你也安慰。
我想起，平常日子里，
你与母亲相濡以沫。

奕玮四岁了，长得虎头虎脑。
你只见过他三个月的样子。
我想，他会是比我们高一些壮一些
也聪明一些的植物。尽管命运
依然未卜。

百年山川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




我的发型

小班集体供稿